資治通鑑/卷06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六十一 ◄

資治通鑑
第六十二卷 漢紀五十四

► 卷六十三

起柔兆困敦，盡著雍攝提格，凡三年。

漢紀五十四

起柔兆困敦，盡著雍攝提格，凡三年。

孝獻皇帝丁

建安元年（丙子，西元一九六年）

1　春，正月，癸酉，大赦，改元。

2　董承、張楊欲以天子還雒陽，楊奉、李樂不欲，由是諸將更相疑貳。二月，韓暹攻董承，承奔野王。韓暹屯聞喜，胡才、楊奉之塢鄉。胡才欲攻韓暹，上使人諭止之。

3　汝南、潁川黃巾何儀等擁眾附袁術，曹操擊破之。

4　張楊使董承先繕修雒陽宮。太僕趙岐為承說劉表，使遣兵詣雒陽，助修宮室；軍資委輸，前後不絕。夏，五月，丙寅，帝遣使至楊奉、李樂、韓暹營，求送至雒陽，奉等從詔。六月乙未，車駕幸聞喜。

5　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，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，自將拒術於盱眙、淮陰，相持經月，更有勝負。下邳相曹豹，陶謙故將也，與張飛相失，飛殺之，城中乖亂。袁術與呂布書，勸令襲下邳，許助以軍糧。布大喜，引軍水陸東下。備中郎將丹陽許耽開門迎之。張飛敗走，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。備聞之，引還，比至下邳，兵潰。備收餘兵東取廣陵，與袁術戰，又敗，屯於海西。飢餓困蹙，吏士相食，從事東海麋竺以家財助軍。備請降於布，布亦忿袁術運糧不繼，乃召備，復以為豫州刺史，與并勢擊術，使屯小沛。布自稱徐州牧。

布將河內郝萌夜攻布，布科頭袒衣，走詣都督高順營。順即嚴兵入府討之，萌敗走；比明，萌將曹性擊斬萌。

6　庚子，楊奉、韓暹奉帝東還，張楊以糧迎道路。秋，七月，甲子，車駕至雒陽，幸故中常侍趙忠宅。丁丑，大赦。八月，辛丑，幸南宮楊安殿。張楊以為己功，故名其殿曰楊安。楊謂諸將曰：「天子當與天下共之，朝廷自有公卿大臣，楊當出扞外難。」遂還野王。楊奉亦出屯梁，韓暹、董承並留宿衛。癸卯，以安國將軍張楊為大司馬，楊奉為車騎將軍，韓暹為大將軍、領司隸校尉，皆假節鉞。

是時，宮室燒盡，百官披荊棘，依牆壁間，州郡各擁強兵，委輸不至；群僚飢乏，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穭，或飢死牆壁間，或為兵士所殺。

7　袁術以讖言「代漢者當塗高」，自云名字應之。又以袁氏出陳，為舜後，以黃代赤，德運之次，遂有僭逆之謀。聞孫堅得傳國璽，拘堅妻而奪之。乃聞天子敗於曹陽，乃會群下議稱尊號；眾莫敢對。主簿閻象進曰：「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，積德累功，參分天下有其二，猶服事殷。明公雖弈世克昌，未若有周之盛；漢室雖微，未若殷紂之暴也！」術默然。

術聘處士張範，範不往，使其弟承謝之。術謂承曰：「孤以土地之廣，士民之眾，欲徼福齊桓，擬跡高祖，何如？」承曰：「在德不在強。夫用德以同天下之欲，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，不足為難。若苟欲僭擬，干時而動，眾之所棄，誰能興之！」術不悅。

孫策聞之，與術書曰：「成湯討桀稱『有夏多罪』，武王伐紂曰『殷有重罰』，此二主者，雖有聖德，假使時無失道之過，無由逼而取也。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，徒以幼小，

脅於強臣，異於湯、武之時也。且董卓貪淫驕陵，志無紀極，至於廢主自興，亦猶未也，而天下同心疾之，況傚尤而甚焉者乎！又聞幼主明智聰敏，有夙成之德，天下雖未被其恩，咸歸心焉。使君五世相承，為漢宰輔，榮寵之盛，莫與為比，宜效忠守節，以報王室，則旦、奭之美，率土所望也。時人多惑圖緯之言，妄牽非類之文，苟以悅主為美，不顧成敗之計，古今所慎，可不孰慮！忠言逆耳，駁議致憎，苟有益於尊明，無所敢辭！」術始自以為有淮南之眾，料策必與己合，及得其書，愁沮發疾。既不納其言，策遂與之絕。

8　孫策將取會稽[1]，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，處處屯聚，諸將欲先擊白虎等。策曰：「白虎等群盜，非有大志，此成禽耳。」遂引兵渡浙江。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：「策善用兵，不如避之。」朗不從。發兵拒策於固陵。

策數渡水戰，不能克。策叔父靜說策曰：「朗負阻城守，難可猝拔。查瀆南去此數十里，宜從彼據其內，所謂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者也。」策從之，夜，多然火為疑兵，分軍投查瀆道，襲高遷屯。朗大驚，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，策破昕等，斬之。朗遁去，虞翻追隨營護朗，浮海至東冶，策追擊，大破之，朗乃詣策降。

策自領會稽太守，覆命虞翻為功曹，待以交友之禮。策好遊獵，翻諫曰：「明府喜輕出微行，從官不暇嚴，吏卒常苦之。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，故白龍魚服，困於豫且，白蛇自放，劉季害之。願少留意！」策曰：「君言是也。」然不能改。

9　曹操在許，謀迎天子。眾以為「山東未定，韓暹、楊奉，負功恣睢，未可猝制。」荀彧曰：「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，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。自天子蒙塵，將軍首唱義兵，徒以山東擾亂，未遑遠赴。今鑾駕旋軫，東京榛蕪，義士有存本之思，兆民懷感舊之哀。誠因此時，奉主上以從人望，大順也；秉至公以服天下，大略也；扶弘義以致英俊，大德也。四方雖有逆節，其何能為？韓暹、楊奉，安足恤哉！若不時定，使豪傑生心，後雖為慮，亦無及矣。」操乃遣揚武中郎將曹洪將兵西迎天子，董承等據險拒之，洪不得進。

議郎董昭以楊奉兵馬最強而少黨援，作操書與奉曰：「吾與次軍聞名慕義，便推赤心。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，反之舊都，翼佐之功，超世無疇，何其休哉！方今群凶猾夏，四海未寧，神器至重，事在維輔；必須眾賢以清王軌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，心腹四支，實相恃賴，一物不備，則有闕焉。將軍當為內主，吾為外援。今吾有糧，將軍有兵，有無

相通，足以相濟，死生契闊，相與共之。」奉得書喜悅，語諸將軍曰：「兗州諸軍近在許耳，有兵有糧，國家所當依仰也。」遂共表操為鎮東將軍，襲父爵費亭侯。

韓暹矜功專恣，董承患之，因潛召操；操乃將兵詣雒陽。既至，奏韓暹、張楊之罪。暹懼誅，單騎奔楊奉。帝以暹、楊有翼車駕之功，詔一切勿問。辛亥，以曹操領司隸校尉、錄尚書事。操於是誅尚書馮碩等三人，討有罪也；封衛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，賞有功也；贈射聲校尉沮儁為弘農太守，矜死節也。

操引董昭並坐，問曰：「今孤為此，當施何計？」昭曰：「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，入朝天子，輔翼三室，此五伯之功也。此下諸將，人殊意異，未必服從，今留匡弼，事勢不便，惟有移駕幸許耳。然朝廷播越，新還舊京，遠近跂望，冀一朝獲安，今復徙駕，不厭眾心。夫行非常之事，乃有非常之功，願將軍算其多者。」操曰：「此孤本志也。楊奉近在梁耳，聞其兵精，得無為孤累乎？」昭曰：「奉少黨援，心相憑結，鎮東、費亭之事，皆奉所定，宜進遣使厚遺答謝，以安其意，說『京都無糧，欲車駕暫幸魯陽，魯陽近許，轉運稍易，可無縣乏之憂。』奉為人勇而寡慮，必不見疑，比使往來，足以定計，奉何能為累！」操曰：「善！」即遣使詣奉。庚申，車駕出轘轅而東[2]，遂遷都許。〔九月〕，己巳[3]，〔車駕到許〕，幸曹操營[4]。〔甲戌〕[5]，以操為大將軍，封武平侯。始立宗廟社稷於許。

10　〔是〕(九)月[6]，司徒淳于嘉、太尉楊彪、司空張喜皆罷。

11　車駕之東遷也，楊奉自梁欲邀之，不及。冬，十月，曹操征奉，奉南奔袁術，遂攻其梁屯，拔之。

12　詔書下袁紹，責以「地廣兵多，而專自樹黨，不聞勤王之師，但擅相討伐。」紹上書深自陳訴，〔十一月〕[7]，戊辰，以紹為太尉，封鄴侯，紹恥班在曹操下，怒曰：「曹操當死數矣，我輒救存之，今乃挾天子以令我乎！」表辭不受。操懼，請以大將軍讓紹。丙戌，以操為司空，行車騎將軍事。

操以荀彧為侍中，守尚書令。操問彧以策謀之士，彧薦其從子蜀郡太守攸及潁川郭嘉。操徵攸為尚書，與語，大悅，曰：「公達，非常人也。吾得與之計事，天下當何憂哉！」以為軍師。

初，郭嘉往見袁紹，紹甚敬禮之，居數十日，謂紹謀臣辛評、郭圖曰：「夫智者審於量主，故百全而功名可立。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，而不知用人之機，多端寡要，好謀無決，欲與共濟天下大難，定霸王之業，難矣。吾將更舉以求主，子盍去乎！」二人曰：「袁氏有恩德於天下，人多歸之，且今最強，去將何之！」嘉知其不寤，不復言，遂去之。操召見，與論天下事，豆曰：「使孤成大業者，必此人也！」嘉出，亦喜曰：「真吾主也！」操表嘉為司空〔軍師〕祭酒[8]。

操以山陽滿寵為許令，操從弟洪，有賓客在許界數犯法，寵收治之，洪書報寵，寵不聽。洪以白操，操尋許主旨，寵知將欲原客，乃速殺之。操喜曰：「當事不當爾邪！」

13　北海太守孔融，負其高氣，志在靖難，而才疏意廣，訖無成功。高談清教，盈溢官曹，辭氣〔溫〕(清)雅[9]，可玩而誦，論事考實，難可悉行。但能張磔網羅，而目理甚疏。造次能得人心，久久亦不願附也。其所任用，好奇取異，多剽輕小才，至於奠事名儒鄭玄，執子孫禮，易其鄉名曰鄭公鄉，及清儁之士左承祖、劉義遜等，皆備在座席而已，不與論政事，曰：「此民望，不可失也！」

黃巾來寇，融戰敗，走保都昌。時袁、公孫首尾相連，融兵弱糧寡，孤立一隅，不與相通。左承祖勸融宜自托強國，融不聽而殺之，劉義遜棄去。青州刺史袁譚攻融，自春至夏，戰士所餘纔數百人，流矢交集，而融猶隱几讀書，談笑自若。城夜陷，及奔東山，妻子為譚所虜。曹操與融有舊，徵為將作大匠。

袁譚初至青州，其土自河而西，不過平原。譚北排田楷，東破孔融，威惠甚著；其後信任群小，肆志奢淫，聲望遂衰。

14　中平以來，天下亂離，民棄農業，諸軍並起，率乏糧穀，無終歲之計，飢則寇略，飽則棄餘，瓦解流離，無敵自破者，不可勝數。袁紹在河北，軍人仰食桑椹。袁術在江淮，取給蒲蠃，民多相食，州里蕭條。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，曹操從之，以祗為屯田都尉，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。募民屯田許下，得穀?百萬斛。於是州郡倒置田官，所在積穀，倉廩皆滿。故操征伐四方，無運糧之勞，遂能兼併群雄。軍國之饒，起於祗而成於峻。

15　袁術畏呂布為己害，乃為子求婚，布復許之，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，備求救於布。諸將謂布曰：「將軍常欲殺劉備，今可假手於術。」布曰：「不然。術若破備，

則北連泰山諸將，吾為在術圍中，不得不救也。」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。靈等聞布至，皆斂兵而止。布屯沛城西南，遣鈴下請靈等，靈等亦請布，布往就之，與備共飲食。布謂靈等曰：「玄德，布弟也，為諸君所困，故來救之。布性不喜合鬥，喜解鬥耳。」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，布彎弓顧曰：「諸君觀布射戟小支，中者當各解兵，不中可留決鬥。」布即一發，正中戟支。靈等皆驚，言：「將軍天威也！」明日復歡會，然後各罷。

備合兵得萬餘人，布惡之，自出兵攻備。備敗走，歸曹操，操厚遇之，以為豫州牧。或謂操曰：「備有英雄之志，今不早圖，後必為患。」操以問郭嘉，嘉曰：「有是。然公起義兵，為百姓除暴，推誠杖信以招俊傑，猶懼其未也。今備有英雄名，以窮歸己而害之，是以害賢為名也。如此，則智士將自疑，回心擇主，公誰與定天下乎！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，安危之機也，不可不察。」操笑曰：「君得之矣！」遂益其兵，給糧食，使東至沛，收散兵以圖呂布。

初，備在豫州，舉陳郡袁渙為茂才。渙為呂布所留，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，渙不可，再三強之。不許。布大怒，以兵脅渙曰：「為之則生，不為則死！」渙顏色不變，笑而應之曰：「渙聞唯德可以辱人，不聞以罵。使彼固君子邪，且不恥將軍之言；彼誠小人邪，將復將軍之意，則辱在此不在於彼。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，猶今日之事將軍也，如一旦去此，復罵將軍，可乎！」布慚而止。

16　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界，攻穰城，為流矢所中死。荊州官屬皆賀，劉表曰：「濟以窮來，主人無禮，至於交鋒，此非牧意，牧受吊，不受賀也。」使人納其眾；眾聞之喜，皆歸心焉。濟族子建忠將軍繡代領其眾，屯宛。

初，帝既出長安，宣威將軍賈詡上還印綬，往依段煨于華陰。詡素知名，為煨軍所望，煨禮奉甚備。詡潛謀歸張繡，或曰：「煨待君厚矣，君去安之？」詡曰：「煨性多疑，有忌詡意，禮雖厚，不可恃久，將為所圖。去必喜，又望吾結大援於外，必厚吾妻子；繡無謀主，亦願得詡：則家與身必俱全矣。」詡遂往，繡執子孫禮，煨果善視其家。詡說繡附於劉表，繡從之。詡往見表，表以客禮待之。詡曰：「表，平世三公才也，不見事變，多疑無決，無能為也！」

劉表愛民養士，從容自保，境內無事，關西、兗、豫學士歸之者以千數。表乃起立學校，講明經術，命故雅樂郎河南杜夔作雅樂。樂備，表欲庭觀之。夔曰：「今將軍號不為天子，合樂而庭作之，無乃不可乎！」表乃止。

平原禰衡，少有才辨，而尚氣剛傲，孔融薦之於曹操。衡罵辱操，操怒，謂融曰：「禰衡豎子，孤殺之，猶雀鼠耳；顧此人素有虛名，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。」乃送與劉表，表延禮以為上賓。衡稱表之美盈口，而好議貶其左右，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：「衡稱將軍之仁，西伯不過也，唯以為不能斷，終不濟者，必由此也。」其言實指表短，而非衡所言也。表由是怒，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，送衡與之，祖亦善街焉。後衡眾辱祖，祖殺之。

建安二年（丁丑，西元一九七年）

1　春，正月，曹操討張繡，軍于淯水，繡舉眾降。操納張濟之妻，繡恨之；又以金與繡驍將胡車兒，繡聞而疑懼，襲擊操軍，殺操長子昂。操中流矢，敗走，校尉典韋與繡力戰，左右死傷略盡，韋被數十創。繡兵前搏之，韋雙挾兩人擊殺之，瞋目大罵而死。操收散兵，還住舞陰。繡率騎來追，操擊破之，繡走還穰，復與劉表合。

是時，諸軍大亂，平虜校尉泰山于禁獨整眾而還，道逢青州兵劫掠人，禁數其罪而擊之。青州兵走，詣操。禁既至，先立營壘，不時謁操。或謂禁：「青州兵已訴君矣，宜促詣公辨之。」禁曰：「今賊在後，追至無時，不先為備，何以待敵！且公聰明，譖訴何緣得行！」徐鑿塹安營訖，乃入謁，具陳其狀。操悅，謂禁曰：「淯水之難，吾猶狼狽，將軍在亂能整，討暴堅壘，有不可動之節，雖古名將，何以加之！於是錄禁前後功，封益壽亭侯。操引軍還許。

2　袁紹與操書，辭語驕慢。操謂荀彧、郭嘉曰：「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，何如？」對曰：「劉、項之不敵，公所知也。漢祖唯智勝項羽，故羽雖強，終為所禽。今紹有十敗，公有十勝，紹雖強，無能為也。紹繁禮多儀，公體任自然，此道勝也；紹以逆動，公奉順以率天下，此義勝也；桓、靈以來，政失於寬，紹以寬濟寬，故不攝，公糾之以猛〔而〕上下知制[10]，此治勝也；紹外寬內忌，用人而疑之，所任唯親戚子弟，公外易簡而內機明，用人無疑，唯才所宜，不問遠近，此度勝也；紹多謀少決，失在後事，公得策輒行，應變無窮，此謀勝也；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，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，公以至心待人，不為虛美，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，此德勝也；紹見人飢寒，恤念之，形於顏色，其所不見，慮或不及，公於目前小事，時有所忽，至於大事，與四海接，恩之所加，皆過其望，雖所不見，慮無不周，此仁勝也；紹大臣爭權，讒言惑亂，公御下以道，浸潤不行，此明勝也；紹是非不可知，公所是進之以禮，所不是正之以法，此文勝

也；紹好為虛勢，不知兵要，公以少克眾，用兵如神，軍人恃之，敵人畏之，此武勝也。」操笑曰：「如卿所言，孤何德以堪之！」嘉又曰：「紹方北擊公孫瓚，可因其遠征，東取呂布。若紹為寇，布為之援，此深害也。」彧曰：「不先取呂布，河北未易圖也。」操曰：「然。吾所惑者，又恐紹侵擾關中，西亂羌、胡，南誘蜀、漢，是我獨以兗、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。為將奈何？」彧曰：「關中將帥以十數，莫能相一，唯韓遂、馬騰最強。彼見山東之爭，必備擁眾自保，今若撫以恩德，遣使連和，雖不能久安，比公安定山東，足以不動。侍中、尚書僕射鍾繇有智謀，若屬以西事，公無憂矣。」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，持節督關中諸軍，特使不拘科制。繇至長安，移書騰、遂等，為陳禍福，騰、遂各遣子入侍。

3　袁術稱帝於壽春，自稱仲家，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，置公卿百官，郊祀天地。沛相陳珪，球弟子也，少與術游。術以書召珪，又劫質其子，期必致珪。珪答書曰：「曹將軍興復典刑，將撥平凶慝，以為足下當戮力同心。匡翼漢室。而陰謀不軌，以身試禍，欲吾營私阿附，有死不能也。」術欲以故兗州刺史金尚為太尉，尚不許而逃去，術殺之。

4　三月，詔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袁紹大將軍，兼督冀、青、幽、并四州。

5　夏，五月，蝗。

6　袁術遣使者韓胤以稱帝事告呂布，因求迎婦，布遣女隨之。陳珪恐徐、揚合從，為難未已，往說布曰：「曹公奉迎天子，輔贊國政，將軍宜與協同策謀。共存大計。今與袁術結婚，必受不義之名，將有累卵之危矣！」布亦怨術初不己受也，女已在塗，乃追還絕婚，械送韓胤，梟首許市。

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，布固不肯。會詔以布為左將軍，操復遺布手書，深加慰納。布大喜，即遣登奉章謝恩，并答操書。登見操，因陳布勇而無謀，輕於去就，宜早圖之。操曰：「布狼子野心，誠難久養，非卿莫究其情偽。」即增珪秩中二千石，拜登廣陵太守。臨別，操執登手曰：「東方之事，便以相付。」令陰合部眾以為內應。

始，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，登還，布怒，拔戟斫幾曰：「卿父勸吾協同曹操，絕婚公路；今吾所求無獲，而卿父子並顯重，但為卿所賣耳！」登不為動容，徐對之曰：「登見曹公言：『養將軍譬如養虎，當飽其肉，不飽則將噬人。』公曰：『不如卿言。譬如養鷹，飢即為用，飽則颺去。』其言如此。」布意乃解。

袁術遣其大將張勳、橋蕤等與韓暹、楊奉連勢，步騎數萬趣下邳，七道攻布。布時有兵三千，馬四百匹，懼其不敵，謂陳珪曰：「今致術軍，卿之由也，為之奈何？」珪曰：「暹、奉與術，猝合之師耳，謀無素定，不能相維，子登策之，比於連雞，勢不俱棲，立可離也。」布用珪策，與暹、奉書曰：「二將軍親拔大駕，而布手殺董卓，俱立功名，今奈何與袁術同為賊乎！不如相與並力破術，為國除害。」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。暹、奉大喜，即回計從布。布進軍，去勳營百步，暹、奉兵同時叫呼，並到勳營，勳等散走，佈兵追擊，斬其將十人首，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。布因與暹、奉合軍向壽春，水陸並進，到鐘離，所過虜略，還渡淮北，留書辱術。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，布騎皆於水北大咍笑之而還。

泰山賊帥臧霸襲琅邪相蕭建於莒，破之。霸得建資實，許以賂布而未送，布自往求之。其督將高順諫曰：「將軍威名宣播，遠近所畏，何求不得，而自行求賂！萬一不克，豈不損邪？」布不從。既至莒，霸等不測往意，固守拒之，無獲而還。

順為人清白有威嚴，少言辭，所將七百餘兵，號令整齊，每戰必克，名「陷陳營」。布後疏順，以魏續有內外之親，奪其兵以與續，及當攻戰，則復令順將，順亦終無恨意。布性決易，所以無常，順每諫曰：「將軍舉動，不肯詳思，忽有失得，動輒言『誤』，誤豈可數乎！」布知其忠而不能從。

7　曹操遣議郎王誧以詔書拜孫策為騎都尉，襲爵烏程侯，領會稽太守，使與呂布及吳郡太守陳瑀共討袁術。策欲得將軍號以自重，誧便承製假策明漢將軍。

策治嚴，行到錢唐，瑀陰圖襲策，潛結祖郎、嚴白虎等，使為內應。策覺之，遣其將呂範、徐逸攻瑀於海西；瑀敗，單騎奔袁紹。

8　初，陳王寵有勇，善弩射。黃巾賊起，寵治兵自守，國人畏之，不敢離叛。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，是時王侯無復租祿，而數見虜奪，或并日而食，轉死溝壑，而陳獨富強，鄰郡人多歸之，有眾十餘萬。及州郡兵起，寵率眾屯陽夏，自稱輔漢大將軍。袁術求糧於陳，駱俊拒絕之，術忿恚，遣客詐殺俊及寵，陳由是破敗。

9　秋，九月，司空曹操東征袁術。術聞操來，棄軍走，留其將橋蕤等於蘄陽以拒操；操擊破蕤等，皆斬之。術走渡淮，時天旱歲荒，士民凍餒，術由是遂衰。

操辟陳國何夔為掾，問以袁術何如，對曰：「天之所助者順，人之所助者信。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，其可得乎！」操曰：「為國失賢則亡，君不為術所用，亡，不亦宜乎！」操性嚴，掾屬公事往往加杖；夔常蓄毒藥，誓死無辱，是以終不見及。

沛國許褚，勇力絕人，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，堅壁以御外寇，淮、汝、陳、梁間皆畏憚之，操徇淮、汝，褚以眾歸操，操曰：「此吾樊噲也！即日拜都尉，引入宿衛，諸從褚俠客，皆以為虎士焉。

10　故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，曹操惡之，誣云欲圖廢立，奏收下獄，劾以大逆。將作大匠孔融聞之，不及朝服，往見操曰：「楊公四世清德，海內所瞻。《周書》，父子兄弟，罪不相及，況以袁氏歸罪楊公乎！」操曰：「此國家之意。」融曰：「假使成王殺召公，周公可得言不知邪？」操使許令滿寵按彪獄，融與尚書令荀彧皆屬寵曰：「但當受辭，勿加考掠。」寵一無所報，考訊如法。數日，求見操，言之曰：「楊彪考訊，無他辭語。此人有名海內，若罪不明白，必大失民望；竊為明公惜之。」操即日赦出彪。初，彧、融聞寵考掠彪，皆怒；及因此得出，乃更善寵。彪見漢室衰微，政在曹氏，遂稱腳攣，積十餘年不行，由是得免於禍。

11　馬日磾喪至京師，朝廷議欲加禮，孔融曰：「日磾以上公之尊，秉髦節之使，而曲媚奸臣，為所牽率，王室大臣，豈得以見脅為辭！聖上哀矜舊臣，未忍追案，不宜加禮。」朝廷從之。金尚喪至京師，詔百官弔祭，拜其子瑋為郎中。

12　冬，十一月，曹操復攻張繡，拔湖陽，禽劉表將鄧濟；又攻舞陰，下之。

13　韓暹、楊奉在下邳，寇掠徐、揚間，軍飢餓，辭呂布，欲詣荊州；布不聽。奉知劉備與布有宿憾，私與備相聞，欲共擊布；備陽許之。奉引軍詣沛，備請奉入城，飲食未半，於座上縛奉，斬之。暹失奉，孤特，與十餘騎歸并州，為抒秋令張宣所殺。胡才、李樂留河東，才為怨家所殺，樂自病死。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。

14　潁川杜襲、趙儼、繁欽避亂荊州，劉表俱待以賓禮。欽數見奇於表，襲喻之曰：「吾所以與子俱來者，徒欲全身以待時耳，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！子若見能不已，非吾徒也，吾與子絕矣！」欽慨然曰：「請敬受命！」及曹操迎天子都許，儼謂欽曰：「曹鎮東必能匡濟華夏，吾知歸矣！」遂還詣操，操以儼為朗陵長。

陽安都尉江夏李通妻伯父犯法，儼收治，致之大辟。時殺生之柄，決於牧守，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。通曰：「方與曹公戮力，義不以私廢公！」嘉儼執憲不阿，與為親交。

建安三年（戊寅，西元一九八年）

1　春，正月，曹操還許。三月，將復擊張繡。荀攸曰：「繡與劉表相恃為強；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，表不能供也，勢必乖離。不如緩軍以待之，可誘而致也；若急之，其勢必相救。」操不從，圍繡於穰。

2　夏，四月，使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，夷其三族。以煨為安南將軍，封閿鄉侯。

3　初，袁紹每得詔書，患其有不便於己者，欲移天子自近，使說曹操以許下埤濕，雒陽殘破，宜徙都鄄城以就全實；操拒之。田豐說紹曰：「徙都之計，既不克從，宜早圖許，奉迎天子，動托詔書，號令海內，此算之上者。不爾，終為人所禽，雖悔無益也。」紹不從。

會紹亡卒詣操，云田豐勸紹襲許，操解穰圍而還，張繡率眾追之。五月，劉表遣兵救繡，屯於安眾，守險以絕軍後。操與荀彧書曰：「吾到安眾，破繡必矣。」及到安眾，操軍前後受敵，操乃夜鑿險偽遁。表、繡悉軍來追，操縱奇兵步騎夾攻，大破之，它日，彧問操：「前策賊必破，何也？」操曰：「虜遏吾歸師，而與吾死地，吾是以知勝矣。」

繡之追操也，賈詡止之曰：「不可追也，追必敗。」繡不聽，進兵交戰，大敗而還。詡登城謂繡曰：「促更追之，更戰必勝。」繡謝曰：「不用公言，以至於此，今已敗，奈何復追？」詡曰：「兵勢有變，促追之。」繡素信詡言，遂收散卒更追，合戰，果以勝還，乃問詡曰：「繡以精兵追退軍，而公曰必敗；以敗卒擊勝兵，而公曰必克，悉如公言，何也？」詡曰：「此易知耳。將軍雖善用兵，非曹公敵也。曹公軍新退，必自斷後。故知必敗。曹公攻將軍，既無失策，力未盡而一朝引退，必國內有故也。已破將軍，必輕軍速進，留諸將斷後，諸將雖勇，非將軍敵，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。」繡乃服。

4　呂布復與袁術通，遣其中郎將高順及北地太守屠門張遼攻劉備。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，為順等所敗。秋，九月，順等破沛城，虜備妻子，備單身走。

曹操欲自擊布，諸將皆曰：「劉表、張繡在後，而遠襲呂布，其危必也。」荀攸曰：「表、繡新破，勢不敢動，布驍猛，又恃袁術，若從橫淮、泗間，豪傑必應之。今乘其初叛，眾心未一，往可破也。」操曰：「善！」此行，泰山屯帥臧霸、孫觀、吳敦、尹禮、昌豨等皆附於布。操與劉備遇於梁。進至彭城。陳宮謂布：「宜逆擊之，以逸擊勞，無不克也。」布曰：「不如待其來攻，蹙著泗水中。」冬，十月，操屠彭城。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為操先驅，進至下邳。布自將屢與操戰，皆大敗，還保城，不敢出。

操遺布書，為陳禍福。布懼，欲降。陳宮曰：「曹操遠來，勢不能久。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，宮將餘眾閉守於內。若向將軍，宮引兵而攻其背；若但攻城，則將軍救於外。不過旬月，操軍食盡，擊之，可破也。」布然之，欲使宮與高順守城，自將騎斷操糧道。布妻謂布曰：「宮、順素不和，將軍一出，宮、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，如有蹉跌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？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，獨捨而歸我。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，而欲委全城，捐妻子，孤軍遠出，若一旦有變，妾豈得復為將軍妻哉！」布乃止，潛遣其官屬許汜、王楷求救於袁術。術曰：「布不與我女，理自當敗，何為復來？」汜、楷曰：「明上今不救布，為自敗耳。布破，明上亦破也。」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。布恐術為女至，故不遣救兵，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，夜自送女出，與操守兵相觸，格射不得過，復還城。

河內太守張楊素與布善，欲救之，不能，乃出兵東市，遙為之勢。十一月，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，別將眭固復殺醜，將其眾北合袁紹。楊性仁和，無威刑，下人謀反發覺，對之涕泣，輒原不問，故及於難。

操掘塹圍下邳，積久，士卒疲敝，欲還，荀攸、郭嘉曰：「呂布勇而無謀，今屢戰皆北，銳氣衰矣。三軍以將為主，主衰則軍無奮意。陳宮有智而遲。今及布氣之未復，宮謀之未定，急攻之，布可拔也。」乃引沂、泗灌城。月餘，布益困迫，臨城謂操軍士曰：「卿曹無相困，我當自首於明公。」陳宮曰：「逆賊曹操，何等明公！今日降之，若卵投石，豈可得全也！」

布將侯成亡其名馬，已而復得之，諸將合禮以賀成，成分酒肉先入獻布。布怒曰：「布禁酒而卿等醞釀，為欲因酒共謀布邪？」成忿懼，十二月，癸酉，成與諸將宋憲、魏續等共執陳宮、高順，率其眾降。布與麾下登白門樓。兵圍之急，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，左右不忍，乃下降。

布見操曰：「今日已往，天下定矣。」操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布曰：「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，今已服矣。若令布將騎，明公將步，天下不足定也。」顧謂劉備曰：「玄德，卿為坐上客，我為降虜，繩縛我急，獨不可一言邪？」操笑曰：「縛虎不得不急。」乃命緩布縛。劉備曰：「不可。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、董太師乎！」操頷之。布目備曰：「大耳兒，最叵信！」

操謂陳宮曰：「公台平生自謂智有餘，今竟何如？」宮指布曰：「是子不用宮言，以至於此。若其見從，亦未必為禽也。」操曰：「奈卿老母何？」宮曰：「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。老母存否，在明公，不在宮也。」操曰：「奈卿妻子何？」宮曰：「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，妻子存否，在明公，不在宮也。」操未復言。宮請就刑，遂出，不顧，操為之泣涕，并布、順皆縊殺之，傳首許市。操召陳宮之母，養之終其身，嫁宮女，撫視其家，皆厚於初。

前尚書令陳紀、紀子群在布軍中，操皆禮而用之。張遼將其眾降，拜中郎將。臧霸自亡匿，操募索得之，使霸招吳敦、尹禮、孔觀等，皆詣操降。操乃分琅邪、東海為城陽、利城、昌慮郡，悉以霸等為守、相。

初，操在兗州，以徐翕、毛暉為將。及兗州亂，翕、暉皆叛。兗州既定，翕、暉亡命投霸。操語劉備，令霸送二首，霸謂備曰：「霸所以能自立者，以不為此也。霸受主公生全之恩，不敢違命。然王霸之君，可以義告，願將軍為之辭。」備以霸言白操，操嘆息謂霸曰：「此古人之事，而君能行之，孤之願也。」皆以翕、暉為郡守。陳登以功加伏波將軍。

5　劉表與袁紹深相結約。治中鄧羲諫表，表曰：「內不失貢職，外不背盟主，此天下之達義也。治中獨何怪乎？」羲乃辭疾而退。

長沙太守張羨，性屈強，表不禮焉。郡人桓階說羨舉長沙、零陵、桂陽三郡以拒表，遣使附於曹操，羨從之。

6　孫策遣其正議校尉張紘獻方物，曹操欲撫納之，表策為討逆將軍，封吳侯；以弟女配策弟匡，又為子彰取孫賁女；禮辟策弟權、翊；以張紘為侍御史。袁術以周瑜為居巢長，以臨淮魯肅為東城長。瑜、肅知術終無所成，皆棄官渡江從孫策。策以瑜為建威中郎將。肅因家於曲阿。

曹操表徵王朗，策遣朗還。操以朗為諫議大夫，參司空軍事。

袁術遣間使繼印綬與丹陽宗帥祖郎等，使激動山越，共圖孫策。劉繇之奔豫章也，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，自稱丹陽太守。策已定宣城以東，惟涇以西六縣未服，慈因進住涇縣，大為山越所附。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。禽之。策謂郎曰：「爾昔襲孤，斫孤馬鞍，今創軍立事，除棄宿恨，惟取能用，與天下通耳，非但汝，汝勿恐怖。」郎叩頭謝罪，即破械，署門下賊曹。又討太史慈於勇裡，禽之，解縛，捉其手曰：「寧識神亭時邪？若卿爾時得我云何？」慈曰：「未可量也。」策大笑曰：「今日之事，當與卿共之。聞卿有烈義，天下智士也，但所託未得其人耳。孤是卿知己，勿憂不如意也。」即署門下督。軍還，祖郎、太史慈俱在前導，軍人以為榮。

會劉繇卒於豫章，士眾萬餘人，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為主。歆以為因時擅命，非人臣所宜，眾守之連月，卒謝遣之。其眾未有所附，策命太史慈往撫安之，謂慈曰：「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，吾先君兵數千人，盡在公路許，吾志在立事，安得不屈意於公路以求之乎？其後不遵臣節，諫之不從。丈夫義交，苟有大故，不得不離。吾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，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也。今兒子在豫章，卿往視之。並宣孤意於其部曲。部曲樂來者與俱來，不樂來者且安慰之。並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。卿須幾兵，多少隨意。」慈曰：「慈有不赦之罪，將軍量同桓、文，當盡死以報德。今並息兵，兵不宜多，將數十人足矣。」左右皆曰：「慈必北去不還。」策曰：「子義捨我，當復從誰！」餞送昌門，把腕別曰：「何時能還？」答曰：「不過六十日。」慈行，議者猶紛紜言遣之非計。策曰：「諸君勿復言，孤斷之詳矣。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，然非縱橫之人，其必秉道義，重然諾，一以意許知己，死亡不相負，諸君勿憂也。」慈果如期而反，謂策曰：「華子魚，良德也，然無他方規，自守而已。又，丹陽僮芝，自擅廬陵，鄱陽民帥別立宗部，言『我已別立郡海昏上繚，不受發召』，子魚但睹視之而已。」策拊掌大笑，遂有兼併之志。

7　袁紹連年攻公孫瓚，不能克，以書諭之，欲相與釋憾連和；瓚不答，而增修守備，謂長史太原關靖曰：「當今四方虎爭，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，袁本初其若我何！」紹於是大興兵以攻瓚。先是瓚別將有為敵所圍者，瓚不救，曰：「救一人，使後將恃救，不肯力戰。」及紹來攻，瓚南界別營，自度守則不能自固，又知必不見救，或降或潰。紹軍徑至其門，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，而欲自將突騎出傍西山，擁黑山之眾侵掠冀州，橫斷紹後。關靖諫曰：「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，所以猶能相守者，顧戀

其居處老小，而恃將軍為主故耳。堅守曠日，或可使紹自退。若捨之而出，後無鎮重，易京之危，可立待也。」瓚乃止。紹漸相攻逼，瓚眾日蹙。

校刊記

↑ 孫策將取會稽句　原文此段繫於八月，在「曹操在許」於後。今移往「曹操在許」之前。

↑ 庚申車駕出轘轅而東　此事《魏志．武帝紀》繫於九月。

↑ 〔九月〕己巳　按八月甲午朔，無己巳，當是九月事。據補「九月」二字。

↑ 〔車駕到許〕幸曹操營　據《後漢紀》卷廿九補。

↑ 〔甲戌〕　據《後漢紀》卷廿九補。按九月癸亥朔，為農曆十二日。

↑ 〔是〕(九)月　按前文己補「九月」二字，此處改為「是月」。

↑ 〔十一月〕句　袁紹為太尉事，《魏志．武帝紀》、《後漢紀》均繫於十月，是月癸巳朔，無戊辰、丙戌。《後漢書．獻帝紀》則繫於十一月，是月壬戌朔，有戊辰、丙戌，《後漢書》是，據補。

↑ 司空〔軍師〕祭酒　按《三國志》避司馬師諱省「軍師」二字，今據補。

↑ 辭氣〔溫〕(清)雅　據章注及《後漢書．孔融傳》改。

↑ 公糾之以猛〔而〕上下知制　據章注及《魏志．郭嘉傳》補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